

林語堂經典名著 27  
林語堂 著

人  
物  
小  
品

金蘭文化出版社

林語堂經典名著 27  
林語堂著

# 人物小品

金蘭文化出版社

人物小品

林語堂編著

---

---

譯者 編輯部  
發行者 許素蘭  
社長 張耀光  
出版者 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0891號  
印刷者 廣同印刷廠有限公司

總經銷 文旺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農安街28之1號4F  
電話 5946033-4  
郵政劃撥 0789591~0「文旺圖書社」帳戶

中華民國75年4月出版

特價

---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人間世選集 (五) (人物小品)

目 錄

吳 宓 (號雨生) .....	溫源寧	一
胡適之 .....	溫源寧	四
舒舍予 .....	王斤役	七
黃廬隱 .....		九
懷廬隱 .....	淦女士	一三
徐志摩——一個孩子 .....	張自疑譯	一五
孫大雨 .....	從 文	一八
李叔同 .....	夏 尊	二二
記魯彥 .....	彭 深	二七

劉復(半農).....	迫	迂.....	三〇
紀念劉半農先生.....	長	之.....	三三
半農紀念.....	知	堂.....	三七
父親的死.....	劉	小蕙.....	四二
楊震文(丙辰).....	迫	迂.....	五〇
章太炎先生.....			五三
辜鴻銘訪問記.....	黃	嘉音譯.....	五七
與辜鴻銘書.....	托	爾斯泰.....	六七
知堂先生.....	廢	名.....	七二
林琴南先生.....	蘇	雪林.....	七七
談馮夢龍與金聖歎.....	知	堂.....	八三
追念契珂夫.....	黃	嘉音譯.....	九〇
張伯苓先生.....	王	石逸.....	九九
齊白石.....	无	病.....	一〇三
記齊白石.....	味	楸.....	一〇七

梁漱溟先生	李鏡西	一一二
陶元慶及其繪畫	許欽文	一一九
郁達夫和綠緣堂主合論	欽文	一三〇
談金聖歎	知堂	一三五
納蘭容若	陳適	一四二
革命畫師高劍父	大華烈士	一五三
孫伏園先生	老向	一五八
許欽文先生	味回	一六六
徐悲鴻先生	无病	一七三
觀堂別傳	龍巖精靈	一七六
詹天佑先生	阿蘇	一八一
談知堂先生的思想和文章	陳鍊青	一八五
黃公度	任潮	一九六
吳經熊先生	周壬林	二〇二

## 吳 宓 隸雨生

溫源寧

世上只有一個吳雨生，叫你一見不能忘，常有人得介紹一百次，而在第一百次，你還得介紹才認識，這種人面貌太平凡了，沒有怪樣沒有個性，就是平平無奇一個面龐。但是雨生的臉倒是一種天生稟賦，恢奇的像一副諷刺畫。腦袋形似一顆炸彈，而一樣的有爆發性，面是瘦黃，鬍鬚幾有隨時蔓延全局之勢，但是每晨刮的整整齊齊，面容險峻，顴骨高起，兩頰瘦削，一對眼睛亮晶晶的像兩粒炙光的煤炭——這些都裝在一個太長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枝銅棍那樣結實的身材上。

頭既昂起，背又挺直，雨生看來是有莊嚴氣象。他對於自己的學問是有相當的抱負，而他的好友也視他爲一位天真淳樸的人物。他爲人慷慨豁達，樂爲善事，每爲人所誤會，待人接物，每偏於忠厚，而對於外間之臧否也不能漠然。因此雨生的心靈永是不安的，不是在悵惘吞嗟，便是在發憤著作。他雖極崇拜哥德，但他却未達到哥德所稱羨「不慌不駁」(Ohne Hast, Ohne Rast)的境地，這也如但丁吟着“lo fei giubetto a me delle mie case”(我把我的廚房當

做我的一架刑枷)一樣的未能達到這種境地。

世上有一種人，永遠不知所謂年少氣盛是怎麼一回事。雨生就是其中一個。雖然已年滿四十，他看起來總在三十與百歲之間，他待人以寬，待己却甚嚴。是信儒道，立儒行的一個人。容貌非常端肅，對事非常認真，守己非常嚴正。但是仍不能令人望之生畏。

雨生現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當教授。此外曾主編學術及大公報文學副刊，後者到最近才辭職。

雨生的教書，師道可謂無間然，只是在啓迪後生的靈感有點缺憾。他照時上課，一秒不差；預備講義，毫不敷衍。別人也許帶了書本將要引用的一段文字念給學生聽，雨生却無論那段文字怎樣長，非先自背誦上口不可。他的闡揚發揮處是井井有條：甲，乙，丙，丁這樣下去。有點乾燥，是的，但總不會空疏。他不像另一種教員，說的天花亂墜，結果不知所云，他所云的都有個內容，或有錯誤但斷不空疏。他總不依違兩可，他的是非非常堅確；換言之，就是不怕有固定的意見。關於記問的事實，尤其是那一類在百科全書及各種類書可以檢得的事實，他百無一誤。只在見解上面，我們可以抓到他的毛病。在這種地方，雨生露出他的弱點，但是這個弱點，病不在論理不明或者立意不誠，病在他人文主義的立場——而且是白璧德式的人文主義的立場。雨生不幸，墜入這白璧德人文主義的圈套。現在他一切的意見都染上這主義的色彩。倫理與藝術怎樣也



攪不清。你聽他講，常常莫名其妙是在演講文學或是在演講道德。

雨生辦學術，一切立論與胡適正相反。學術明明是大張旗幟以與白話文學反抗，而保守舊有生活的。反抗是失敗了，但是其勇氣毅力是可嘉的。他編文學副刊之勇氣毅力也是一樣的可嘉，他要叫中國讀者注意西洋文學之史實，而不僅拈拾那文學的皮毛。史實，年月，數目，這是多麼乾燥乏味。現代人所要的是趨時喜新，隨波逐流，拈拾這支學潮流上之泡沫草穢——Downson, Baudelaire, Vary Virginia Woolf, Aldous Huxley 等等。在現在時代，像雨生那樣孜孜叫人研究 Homer, Virgil, Dante, Milton 雅典文學，就要遭人不齒。

悲哉雨生，你是那樣孤芳自賞，不屈不移。更可悲者，是雨生對自身也沒有了解。他立論上是人文主義者，雅典主義者；但是性癖上却是澈頭澈底一個浪漫主義者。雨生為人坦白無偽，所以此點人人都已看出，只有他自己看不見。人家知道他是崇拜拜倫的，並且曾摹倣 Childe Harold 寫過一篇中文長詩。這種矛盾，讓別人看了不自在，他却處之泰然。

每回我想起雨生，就想起他的苦笑的容貌及他清華大學裏淨樸的書齋，及那被他的窗幔擠出的外邊一片風華纍麗的野景。也許是我自己在癡想，但我常疑心着，如果他肯拉開窗幔，憑眺那野景或是勿再矜持，放心怡情的賞那風華纍麗的一片野景，也許他生活上不至那樣不安，而面容上也不至那樣苦笑了。

——譯自英文中國評論週報

## 胡適之

溫源寧

(改譯英文中國評論週報)

適之綽號「胡大哥」並非偶然。梁漱溟多骨，胡適之多肉；梁漱溟莊嚴，胡適之毫邁；梁漱溟應入儒林，胡適之應入文苑。學者也好，文苑也好，但適之是決不能做隱士的。一人性格，大概難於分類，也大可不必分類。我想六分學者，四分才子，二分益格羅撒遜留學生，約略可以盡之。也許加了三分學究氣，減了三分才子氣，適之的應酬可以少一點，學術著作可以豐富一點，但如此便少了一團藹然可親之氣，而不成其為胡大哥了。這却何苦來！這一股才子氣，又被他六分的學究氣壓下，所以若稱之為「風流才子」也不甚適用，因為他的立身行世，也頗謹嚴，如對冬秀之始終如一，便可以看出。然而適之對女子，又不是像梁漱溟，兩生那樣一副面孔。在女子前獻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這是許多學者所不會而是適之的特長。見女生衣薄，必下講台為關課室窗戶，這是適之的溫柔處，但是也不超過益格羅撒遜所謂「紳士」的範圍。用這

種體貼溫柔於同輩及少輩，「胡大哥」之名便成了。

適之爲人好交，又善盡主誼。近來他米糧庫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總算公開的了。無論誰，學生，共產青年，安福餘孽，同鄉商客，強盜乞丐都進得去，也都可滿意歸來。窮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當面教訓；求差者，他肯修書介紹；問學者，他肯指導門徑；無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隨口談談幾句俗話。到了夜闌人靜時，才執筆做他的考證或寫他的日記。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書。

今年似是四十四吧？氣色雖然不甚紅潤，不像養尊處優的老爺，但也不像激溟一般的瘦馬相，只有一點青白氣色，這大概是他焚膏繼晷燈下用工之遺蹟。衣服雖不講究，也不故表名士氣。一副相貌，倒可以令佳人傾心，天平是那麼高，兩眼是那麼大，光耀照人，毫無陰險氣，嘴唇豐滿而常帶着幽默的踪影。他的悟力極敏，你說上句他已懂到下句了。笑聲不是像豈明的低微，是呵呵式的。

適之所以不能成爲詩人就是這個緣故。在他呵呵笑的聲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們看不見他的魂靈深處。他不像志摩，不會有沉痛的悲哀，與熱狂的情緒。在那眼光中，我們看出理智的光輝，那兀突不定的嘴唇，也老是閃過機智者會心的微笑。這樣是不合做詩的。所以他的散文，也是清順明暢，像一泓秋水一般，晶澈可愛，却很少波瀾曲折，闡理則有餘，抒情則不足。人還

是規矩人，所以文也老實。布風說過「文如其人」，正是此意。因此他的思想，也是近於厚重穩健，非近於犀利急進，他的觀點是演化的（即所謂歷史癖）非革命的（evolutionary, not revolutionary）。在此種地方，最可看出他益格羅撒遜的素養。丁在君，胡適之都是這一派思想的好代表，於是「高等華人」的徽號便落在他的身上。在普羅作家，甚至在一切急進派作家眼光中，這種紳士氣是極討厭。但是，適之的態度，是極誠懇、極負責的。這從他的刊物名稱「努力」可以看出來的。他這種態度，使他常優頭優腦作文章，見要人，向一般急進派所認為根本無望的官僚軍閥作勸告，不免太不脫化。然而在這好人極少的中國中，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一位不甘自棄的好人，而發生愛惜甚至景仰之意。

適之寫的英文，似比他的中文漂亮。

## 舒舍予

王斤役

舒回國，帶來強健的身體和小說家的稱號。當他將上英國的時候，熟人對他的母親都說：「舒回不來了！這麼瘦的身體！」

六年後，證明這種顧慮是狂妄。

他的面容有江浙的清秀，油黑的頭髮向左右分開，右邊略長；一身洋服，穿得很自然，像在異國長大的。指頭細小，顯出作家的徵象。

曾因貧困到當東西過日子，又加以六年的小學校長和中學校教員，那時的舒已呈現中年的心態。但暮氣却被倫敦的空氣滌去，描寫事物的技術開始活動着。

他現在齊魯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授，課餘主編齊大月刊（以後改爲季刊）。千佛山，大明湖，公園……吸引他的興趣。他厭惡那叫鬧的上海。

雖然喜歡清靜，這和寫小說並沒有衝突。他只對感覺過的人事做批判的回憶。

有兩種理由可以說是漢族以外的作家，姑誌於此以待考。

一、他姓舒、北平舒姓多半是旗人。

二、他的小說描寫北平北城的生活很是細緻入微，北城是前清旗人的住宅，現在成爲窮人匯聚的地方。

古代中國文學並沒有給他很深的影響。從英文文學的浸潤，他勸學生多讀英文書。也不知是否漢族以外的作家，是會鄙薄漢族的遺產，雖然他說過他的舊詩比新詩還寫得好。又由身世的遭遇，對於中國人不能肅然起敬，幽默的格調傳述憤怨的情感。

宗教情感的狂流使他寫和以前格調不同的「敬神」和「黑白李」。宗教信仰的成份曾救拔他墮落過的生活，使他有出國的機會，在中國文學史造些記錄。

幽默是喜諷的，宗教却是嚴肅的，他能統一這兩種不同的態度是靠喜歡清靜的癖性。他的結婚不是戀愛成功的。

這個時期，人們不能遺忘他，因爲他寫給我們幽默的文字。積弱的國家增加幾幕悲劇，或許會改變他的作風——幽默和宗教性融合的作品，或幽默失，宗教性存的小說。在這模糊的時局和富彈性的民族，前者却較後者有可能的。

## 黃廬隱

廬隱在海濱故人裏，描寫女主角露沙的相貌和性情說：「露沙有一個很清瘦的面龐和體格，却十分剛強。朋友們給她的讚語，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氣很爽快，但心思極深，對於世界的謎，劈鋒已經識破，對人們交接，總是談諧的」。我們要知道，海濱故人是廬隱前半生的自傳，露沙就是廬隱自己，上面這幾句話，活動地、確切地畫出了她自己的相貌和性情。

她今年三十七歲，我們時常叫她「大姐」，她總是笑嘻嘻地答應，昂然以「大姐」自居。真的，在她個人的年齡或是文學的年齡上，她確是我們的一位：姐姐。提到中國新文壇的女作家，資格最老的，誰也承認是冰心與廬隱。冰心做人作文，是溫雅細緻，廬隱則是豪爽痛快。冰心的作品裏，是母親，小弟弟，高山大海，是家庭的溫情和大自然的讚歎；廬隱的作品裏，是男學生，女學生，同性愛，多角愛，是愛情的追逐，是悲苦命運者的掙扎。冰心在燕京的環境裏，多少是受了些外國文學的影響，廬隱是女高師國文系出身的，她的作品，很濃厚的呈顯着中國舊詩詞

小說的情調。在她早年的小說裏，她時常把這位女主角比林黛玉，把那位女主角比薛寶釵，可知紅樓夢這一類的書，對於蘆隱的影響很大的。這種色彩，在海濱故人裏最濃厚，好在她以後的作品裏，是一天天地淡了。

這一點却無損於蘆隱。我們要注意的，是蘆隱的時代。民國八、九年，正是蘆隱這般女孩子們，在課堂裏讀騷賦和駢體文的時候。新文學運動起來，她便很敏敏地接受了這種思潮，拋棄了舊文學的觀念，用白話文的體裁，寫出完全近代的小說了。並且從那時候起，一直到現在，她沒有偷過懶，在她求衣求食的餘暇，寫了將近十冊的作品了。從這一點講來，在十四年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上，她是有應得的地位的。

如果我們可以說，「五四」時代是古典主義崩潰，浪漫精神和人權運動的新生，那末蘆隱便是一個時代的典型人物。她當時是一個青年女子，奮勢力還是籠罩着全社會的。她當時堅強地向她的母親，提出非同未婚夫解除婚約不可的嚴重的抗議了。就因此喪失了母親的愛，她並不因此傷感。後來經了種種的掙扎，受了社會上種種不好的批評，她畢竟解了約，同個使君有婦的青年（郭夢良）結婚了。她說：「只要我們有愛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緊」。她這種獨斷獨行的自信態度，同易卜生筆下的娜娜，是有幾分相像的。這種事體，現在看來是並不覺得稀奇，然而在當日的環境裏，她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可以說，是新時代一種極大的力量。



不久，那個同她結婚的青年死去了，遺下了一個不滿十個月的女孩子。這時候，她感到了人生的幻滅，她真不知道要如何安排她自己。對於一切的信仰都起了動搖，因此，變成一個理智與情感不調和的女人。酒瓶和煙捲，幾乎時刻不離身，醉倒了大聲地哭，大聲地笑。完全在一種頹廢與放浪的生活裏，戕害她自己的身子。可是，她這時期產生的一兩種作品，比她從前的和以後的作品，都有力量。

廬隱的作品範圍，是比較窄狹的。在她的筆下，很難得看到有關於社會各方面的描寫。這一點她同冰心一樣，都比不上丁玲，因為她們對於社會下層和黑暗方面，沒有深入，對於那方面的經驗，是感着缺乏的。她前年住在上海，身受着一二八中日戰爭的震動，曾以閩北的大火為題材，寫成了一篇題名為火焰的戰爭小說。這篇小說，在廬隱的作品裏，表現了不同的作風。現在正在一個雜誌上繼續地登載。

廬隱健談。在十個二十個男子集會裏，她可以滔滔不絕地談着話。假如某一個男人有什麼諷刺或是譏笑女性的言語，她便面紅耳赤地同你辯論，非叫你認輸不止。煙與酒，她近幾年來是節制了。三塊五塊的麻將牌，她却歡喜來。牌藝相當高明，手眼又靈敏，她上了桌總是贏的機會多，我們叫她做「常勝將軍」。

她的個性極強，幾乎什麼事都要由她自己自主。她表面是一個樂天主義者，內心却是一個悲